



# 志愿军入朝作战是如何对外公开报道的

□ 郑学富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并不是像某些影视剧表现的那样，披红戴花，敲锣打鼓，欢送子弟兵上前线，而是秘密入朝，严格保密，目的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新华社等国内新闻媒体在志愿军入朝参战的报道上，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严格掌握时机和把握分寸。直到第一次战役胜利结束后，新华社才以援引朝鲜新义州电台广播的形式，第一次公开报道了“中国人民志愿部队”入朝作战的消息。在第二次战役中，毛泽东在亲笔为新华社撰写的新闻稿中首次公开使用了“我国人民志愿军”的名称。从此，我国的新闻报道开始公开使用“中国人民志愿军”这一称谓。

1950年10月1日，不顾中国政府的多次警告，美军悍然越过三八线，于10月19日占领平壤，并向中朝边界推进。美国飞机多次侵入中国领空，轰炸丹东地区，战火即将烧到鸭绿江边。就在美军占领平壤的当日晚，中国人民志愿军按预定计划，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战场。当天，毛泽东向各大战区领导发电指出：“为了保卫中国支援朝鲜，志愿军决于本日出动，先在朝鲜北部尚未丧失的一部分地方站稳脚，寻机打些运动战，支持朝鲜人民继续奋斗。在目前几个月内，只做不说，不将此事在报纸上做任何公开的宣传，仅使党内高级领导干部知道此事。”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所著《抗美援朝战争史》载，10月20日，“彭德怀、邓华、洪学智、韩先楚、解方联名致电各军、炮兵司令部，要求各部确保行动秘密，争取战机。电报要求：各电台应注意守听以便随时响应，但不要乱用电台，以减少目标暴露；严格执行时间，黄昏后出发，拂晓前宿营隐蔽完毕，进入宿营地后封锁消息；严格防空纪律，发现敌机，任何人不得暴露目标……”志愿军官兵昼夜奋战，避开主要道路，在高山密林中行军。10月25日，志愿军打响了入朝作战的第一枪，开始了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次战役。当日，志愿军取得两水洞战斗胜利，首战告捷。彭德怀曾专门致电毛泽东，请他核示战报新闻，建议以朝鲜人民军总部公报的形式，报道这次胜利。毛泽东于10月27日回电：“暂时不宜发表作战新闻，待战役告一段落再发表为宜。”

在朝鲜人民军的配合下，至11月5日，第一次战役胜利结束。中朝人民军队歼灭“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1.5万余人，将其从鸭绿江边驱逐到清川江以南，挫败了“联合国军”企图在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的企图，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

11月5日凌晨2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为了迷惑敌人的目的，目前还是不宜以联合司令部的名义发表战报，但在战报中应当有几句话提到此次作战有中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志愿部队（简称志愿部队，对外不称志愿军，对内则称志愿军）参加，并且打得很勇敢。战报起草后请发来看过，然后发表。”

11月6日，前方发来战报，毛泽东作了修改。11月7日，新华社播发了这条报道。报道说：“据新义州电台广播：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民军总司令部顷发表公报称：共和国人民军最近在朝鲜西北部的作战中取得了重要胜利。在此次作战时期，有中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志愿部队的组成，这个志愿部队在人民军总司令部统一指挥之下，和人民军一道参加了作战。在中国人民志愿部队的参加之下，人民军在温井、云山一带击溃了李承晚匪军第二军团四个师及美军一部，迫使该方面美国侵略军及李承晚匪军逃至清川江以南……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部队士气极为旺盛，朝中战士团结无间，亲如兄弟。人民军指战员决心为继续前进并继续歼灭美国侵略军及李匪军而努力。”

这篇报道概述了第一次战役的经过，公布了中朝人民军队的战绩，展示了中朝军队的士气和

决心，尤其是第一次对外公开报道了中国人民志愿部队入朝参战的消息。这篇报道立即成为国际上的独家新闻，引起国际舆论的强烈反响，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欢呼雀跃，备受鼓舞，而美国白宫和五角大楼却由此引起不小的震动，“联合国军”的其他各参战国也震惊不已，极为恐慌。

1950年11月17日，毛泽东给中宣部副部长、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写信，对朝鲜战场新闻报道应坚持的方针作出明确指示：“一切有关朝鲜主力战场的新闻，都应将朝鲜人民军与中国人民志愿部队联在一起说，不应只提人民军而不提中国人民志愿部队，如‘新华社15日讯’那样，这样的电讯发到前线和全国都没有好处。关于朝鲜消息，塔斯社的一些不关重要的电讯都不应转发，新华社应自己派人去采访发电，或在北京根据内部情报自己写电讯。”毛泽东的指示很快得到落实，朝鲜战争做到了报道以自己的声音为主，从而掌握了舆论宣传的主动权。

毛泽东还亲笔为新华社撰写战报。新华社1999年出版的《国内新闻选1949-1999》，在《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战报》题下辑录了4条战报，编者加注说明：“这4篇消息均为毛泽东主席为新华社亲笔撰写。”今天读起来，仍让人感到眼前犹有千军万马，气势恢宏。

1950年11月7日，志愿军打响了第二次战役，“仍采取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相结合，内线和外线相结合的方针”，诱敌深入，各个歼敌，将西线进攻之敌诱至温井、宁远一线以北地区消灭之，将东线之敌诱至长津湖地区消灭之。志愿军战士连续作战，勇猛冲锋，战至12月1日，美军伤亡惨重，仓皇溃逃。

12月1日，在第二次战役正进行期间，毛泽东亲笔为新华社撰写了战报：“朝鲜人民军与我中国人民志愿部队全体同志们，目睹敌人这种疯狂的侵略行动，个个义愤填膺，誓以最大决心，痛歼敌人。乃于十一月二十五日起举行反攻。经数日激战，已将敌人的攻势击溃。现西线朝鲜人民军与我中国人民志愿部队，正以排山倒海之势，跨越高山大川，衔尾急进，追歼逃敌……”12月4日，毛泽东又撰写了一则战报，指出“英勇的朝鲜人民军和我国人民志愿军全线追击……东西两线敌军，恐慌万状，急于逃命”。我军“正向平壤方向进攻中”。毛泽东的这两则战报报道了前线最新战况，因为毛泽东对抗美援朝的每次战役的决策、部署、进程都直接掌控，所以战役全局、敌我态势了然于胸，在行文中也没有罗列枯燥的数字，而是带有生气和动感，气势磅礴，并在报道中第一次使用“我国人民志愿军”这一称谓。新闻播发后，震动中外，我志愿军的英勇善战令世人刮目相看。

12月6日，尾追敌人的志愿军第39军116师收复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临时首都平壤。在北京时刻关注朝鲜战场的毛泽东接获前方捷报后，非常高兴，亲笔为新华社撰写战报，报道说：“朝鲜人民军和我国人民志愿军本日解放平壤。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侵略军以及李承晚匪军残部，向平壤以南溃退，朝鲜人民军和我国人民志愿军的正规部队，于十二月六日下午二时进入平壤城。”战报短小精悍，仅有84个字，在第一时间报道了“中朝人民军队并肩作战，收复了已沦陷49天的平壤”这一重大喜讯，距事件发生只有几个小时。

1950年12月24日，第二次战役胜利结束，共歼敌36000多人，彻底扭转了朝鲜战局。“联合国军”退至三八线以南，由进攻转入防御。第二次战役是抗美援朝战争中战略意义最为重大的一次胜利。这一胜利，大大超过了毛泽东在志愿军入朝时及第二次战役前的预想。所以毛泽东获知胜利的消息后，异常兴奋，想到不久前柳亚子曾送来一词，于是诗兴大发，挥毫写下一首和词：“颜斶齐王各命前，多年矛盾廓无边，而今一扫纪新元。最喜诗人高唱至，正和前线捷音联，妙香山上战旗妍。”词中提到的妙香山在朝鲜清川江边，是第二次战役的前线。

1950年12月31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战报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朝鲜东北地区并肩作战中，用自己的铁拳沉重地打击了美国侵略军的精锐部队海军陆战第一师以及步兵第七师和步兵第三师……中朝人民的勇士们从长津湖地区打起，经过二十多天的积极围击、切击、追击，直打到东部沿海咸兴、兴南地区，像赶鸭子一样，把美国侵略军赶下海去了……从而配合西线的胜利，根本改变了朝鲜战局，使自己转入了全线的大反攻。”毛泽东的这条战报是对第二次战役东线战况的总结，生动形象地表现了我军勇往直前、连续作战的英雄气概，将敌人丢盔弃甲、遗尸累累的狼狈之态刻画得淋漓尽致。

◀ 中国人民志愿军回国时受到热烈欢迎。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张向阳

近日，一场艺术展在网上引发了争议。展览展出的是青年艺术家褚秉超的摄影作品，拍摄对象是其在甘肃、陕西、宁夏三地寻找到残损的50尊佛像修复前后的对比，褚秉超将自己的个人形象和佛像的理解融入造像之中。此举引起网友的强烈质疑：这样的创作并非艺术，可能对文物造成破坏。举办展览的重庆大方艺术中心回应媒体称，褚秉超表示这些造像并非被相关部门保护起来的文物，而是在山野间人迹罕至的地方的一些佛像，都没有标志。

文物修复需要系统专门的知识和技术，否则会对文物造成永久性损害。按照我国现行的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修复石刻造像要按照这个程序进行：前期勘察、方案设计、方案调整、实施修复，每一个阶段都得细致入微。石刻造像的修复绝不能搞自发行动，必须在专门机构的同意和指导下，在专业人员的布局和操作下实施。

按照策展方的说法，似乎山野间没有被相关部门保护起来的造像就是无主的，周围没有标志就不算文物，就可以随意进行处置，这种回应有点轻描淡写，对公众来说有些不负责任。就像专家所说“历史遗存应当属于文物的范畴。我国地大物博，有一些文化遗存还没有列入相关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管辖范围内，但没有被列入的并不代表就不是文物。”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张建林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第三次文物普查时，全国有大部分文物点都没有定级，这意味着有许多没有挂牌的文物存在。“只要是古代遗迹，有历史文化价值，那么它就是文物。”他说，除了家传文物等有明确所有权归属的文物之外，其他文物尤其是田野间发现的文物，一经发现都应归国家所有，应该由国家来处置的。

文物修复一直是个热点话题，前几年，一部《我在故宫修文物》火了，让文物修复进入前所未有的“高光时刻”。在业界让人津津乐道的传奇修复并不鲜见，像国家博物馆里的司母戊大方鼎，曾遭损坏，经过专家精心修复后完好如初；国家博物馆的“国之重宝”之一，铸造于商代的青铜器四羊方尊曾被炸成20多片，湖南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张欣如先生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就修复了这件文物；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秦始皇陵铜车马，考古人员清理出3000多块残骸，经过多年修复，成为我国考古史上发现的年代最早、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青铜车马，被誉为“青铜之冠”，震惊考古界；而马王堆帛书，则是文物修复史上的奇迹。当初被发现的时候，水浸霉蚀相互粘连，几乎变成了一块。帛书太软易毁坏，只能拍下照片用复印件拼。帛书揭裱后留下许多碎片，在整理时，发现哪一页有空缺，就到碎片里找相应的图纸，犹如“高级拼图游戏”；在青州龙兴寺出土的北朝佛像，有些几乎碎成渣渣，但修复后却精彩绝伦，神采熠熠，它们走过几千年的岁月，如今穿越尘世焕然一新，可以说是修复文物的经典成功案例。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些文物却遭遇了毁容式的修复，前一阵有网友爆出，甘肃省西和县法镜寺石窟内的几尊佛像前些年被修缮后，变成了滑稽可笑的“表情包”；四川资阳的省级文保单位庵堂寺摩崖造像、骑龙坳唐代大佛、报国寺大佛广政年间摩崖造像、寺山门清代西游记石雕等被通体彩绘、唐代密檐式砖塔塔顶搭建了“屋顶花园”、安岳封门寺的南宋摩崖造像经过一番“野蛮修复”后，却成了一副画着柳叶眉、衣着艳俗的样子；广安金凤山水月观音也经历了相似的修复过程，这尊“浓妆艳抹”的水月观音不但被重新上色，还接了一个极不协调的胳膊，让人看了“辣眼睛”。有网友称，这种修复不忍直视堪称“大型车祸现场”！

展览方曾回应称，褚秉超没有采用颜料等其他修复工具，都是用水和泥进行修复的，都是可逆的，外面的泥塑是可以弄掉的。对此，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副教授于春通过照片初步判断，褚秉超所修复创作的造像为古代文物，或为唐代遗留下来的菩萨像。于春认为，如果文物本身也是泥做的，或者上面有彩绘，再用泥塑去修复也会对文物本身造成损害，因为泥塑会用到水等介质，这样的修复便会产生破坏性的影响。

目前文物保护界进行文物修复时所共同遵循的原则，一是修旧如旧，第二尽量少干预。专家认为，文物保护修复可以有自己的理解，特别是对于缺失部分的补齐修复，可以有一定的主观性和艺术创造成分，但所做的复原应尽可能符合历史本来面貌，所用的材料及技艺应尽可能小地影响文物本体。就像《我在故宫修文物》中，文物修复师王武胜所说，修复不是搞创作而是重现原貌的美好，最避讳就是创造性修复。

据悉，甘肃省文物局安全督查处负责人已经表示，现在正在就收集到的展览相关照片与现存的文物记录进行核查和比对，核实褚秉超所进行修复创作的石窟是否为甘肃省文物局登记在案的不可移动文物。他表示，若证实褚秉超所修复的确实是甘肃省登记在案的文物，文物管理部门将启动相关程序，对文物损害情况进行评估；如果评估证实造成了损害，将根据损害程度大小采取相应的行政处罚。

一个艺术工作者既是美的传播者也是美的守护者，更应遵纪守法，秉持一颗爱护文物、守护古物之心，以敬畏之心传承文明。

